

〔台灣〕楊子崴 著

地下錢庄

海峽文藝出版社

地下钱庄

〔台湾〕杨子崑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 新登字 05 号

独家版权 侵权必究

敬告读者及同业：

本社近期推出的台湾作家杨子威所著的作品，已经签约获得印制发行中文简体横排本的授权。并已经有关部门鉴证。

敬请读者及同业体谅本社尊重版权的诚意；也敬告同业，请勿在本社已取得的授权期内印制发行该作品，以免引起诉讼。

地下钱庄

〔台湾〕杨子威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59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世友电脑公司排版

三明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三明市下洋新泉路 6 号 邮编：365001)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5 印张 135 千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34-834-0

I·729 定价：7.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看透尘世

——杨子崑其人其书

宦牧

闻杨子崑先生大名久矣。真正有缘见面，还是在两年前福州的东湖宾馆。杨子崑先生年六十有三，看上去却是五十出头的样子，健壮却不见发福，洒脱而富有涵养。他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一副典型的资深记者作家模样。晤间，他语气硬朗，谈锋甚健，配上那对犀利的眼眸，仿佛世间万事玄机便能一语道破、一眼看穿。这使人联想到他的百部小说——那是一长卷台湾现代社会的画轴，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合之际所衍生的社会百态的缩影。

二十多年前，台湾新闻界活跃着“四大快手”名记者，杨子崑先生便是打头之人，当时他是《中国时报》里的社会新闻版主将。如今年过六旬的杨子崑依然下笔如电、入木三分，只是做出的文章愈见老辣罢了。与其余名记者不同的是，杨子崑不仅采写新闻，同时还创作百部小说，成为台湾社会通俗小说界的盟主。而且这顶桂冠至今未有人能够载走。

杨子崑的社会通俗小说在台湾享有盛名，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作品数量多，他的作品人物命运曲折，故事一波三折，更

重要的是他最贴近社会的最低层，他的笔触伸向寻常人看不见的各个阴暗角落，他同每一个遭遇悲惨命运的人物同呼吸共患难，并以此来惊世、醒世、警世。社会生活的主流和非主流、黑道和白道、见人和避人的悲喜剧在他笔下溶为一体，形成了对台湾社会的深刻认识。六七十年代的台湾对新闻舆论的控制是相当严格的，以至许多研究台湾社会的外国学者常常是通过杨子崑先生的社会通俗小说来认识真正的台湾。

传统的小说理论是把塑造人物放在第一位的，但杨子崑小说的人物并不是刻意塑造而成的，他的人物是活的，就在你的身边，是生活的自然显现。杨子崑对生活的表现是直截了当的，这从他的书名中就可以看到。诸如：《太妹与舞女》、《如夫人的悲剧》、《地下钱庄》、《落翅子》、《可爱的发姐》、《多嫁夫人》、《断指老》等等，一眼看去就明白他写什么，他绝不回避任何严峻的社会问题，他以通白晓畅而又富于同情心和人格精神的文笔来展现社会面貌，为无辜的小人物呼吁。他的小说感动了成千上万的读者，激发了同胞们的向善和怜悯之心。一位大学教授曾写信给他：“由于你的小说，我的女儿幡然改善，不再和那些外边混的女孩在一起了。”还有一些风尘女子看了杨子崑的小说，重新选择了自己的生活道路。连杨子崑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小说会有如此立竿见影的社会效益。

当然，更多的读者是冲着杨子崑小说的生动有趣引人入胜而来的。他们能在杨子崑的小说中体验到种种不同的人生：那位美丽而高贵的留守夫人是如何染上毒瘾的；打工仔的血汗钱如何“自愿”地变成黑庄主的嫖款；在一夫一妻的法律制度下为妾的酸甜苦辣；不可一世的太子太妹们坠车之后的惨

痛；而可爱的发姐如何斩客又如何被斩……这些故事是如此真实，以至读者们可以立即指证身边的某人就是那个主人公。杨子崑的小说没有丝毫的说教，只有人物和命运。生活中那许许多多漩涡和暗流，在使人触目惊心的同时，也深感到了改良社会这一人类永恒的使命。

海峡文艺出版社此次推出了一辑六种杨子崑先生的代表作，是他们全面介绍台湾文学又一重大举措。杨子崑先生的代表作在大陆第一次面世便得以隆重典礼，是出于海内外读者对他的推崇和重视。海峡文艺出版社是大陆首家介绍台湾文学、首家反映台湾文学全貌的严谨出版机构。台湾的乡土文学与现代文学、陈映真与白先勇、琼瑶与三毛、龙应台与席慕蓉之席卷大陆，无不滥觞于海峡文艺出版社。今次推出的杨子崑社会通俗小说系列第一辑，相信会在大陆的读者之中引起广泛而深刻的回响。

杨子崑先生的作品在大陆出版还别有一层积极意义。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成员，大陆与台湾一衣带水，同文同种同根，共同继承炎黄文化。改革开放十几年，大陆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然而，毋庸讳言，杨子崑先生笔下的社会形态在今日大陆已然历历在目，大陆读者阅之当会感觉惊心动魄的现世时态，当会感到一种警醒和悲凉，当会为清扫丑恶现象而奋斗不息。炎黄子孙是否均要经此劫数磨难？中华文明何日能涤尽隐污暗垢？这便是建设两个文明的紧迫性了。温州的倒会事件、娱乐场所的“三陪”现象、傍大款和假冒伪劣……这一切令杨子崑笔下的社会百态为大陆读者感同身

受。因此，中国人不妨可视杨子崑的作品为当代的“三言两拍”。

“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学的悠久传统。不粉饰、不规避、直面人生是文豪鲁迅所一贯倡导的，以此作为规矩，杨子崑先生的作品体现了相承相因的民族精神。

杨子崑是个大忙人，即便在六十有五的今天他仍然笔耕不辍。他仍然卷入每一股社会潜流，以他看穿尘世的犀利目光提取和鞭达国民劣根。他的热忱和洒脱是令人钦佩的。他忧人之忧、乐人之乐。当年他结婚的时候，他没有手表，没有房子，甚至连身份证都不知在哪儿。问他手表哪里去了，他淡淡地答道：为朋友进了当铺。他写的书留在家里的，东一本西一部，都被朋友要了去，以至在海峡文艺出版社向他索取书稿时，他只能到台湾的各个租书摊里搜寻，以应付差事。如今，找寻自己的作品成了他最为头痛的事。

杨子崑的作品有多部在台湾已经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了。当海峡文艺出版社准备系统地介绍他的小说的时候，大陆影视界也开始关注他的影视作品了。作为台湾新闻、出版、影视界长盛不衰的热点人物，杨子崑也势必成为大陆读者、观众所关注的焦点人物。

地下钱庄

台北市三分局管区内，酒馆餐厅林立，到了华灯初上时候，靡乐回肠，醇酒美人，那是夜生活的开始，一些“酒桶”和“色霉”朋友，都喜欢到这里来享受一番。

张刑警告诉我，在酒馆中最受欢迎的客人，是那些地下钱庄的老板。他们一夜开上三、五瓶洋酒不算希奇。对那些陪酒娇娘给起小费来也是一掷千金。

我们坐在亚都咖啡店聊天，忽然柜台小姐广播：“金主委电话！”

“金主委？”我心中纳闷，这一定是位大人物。“主任委员可不是小官呀！”

张刑警听了我的话笑道：“所谓金主委，你可以在报纸的分类广告中找到几十个这样的称呼。‘金主委’的意思是：‘你需要钞票的话，可以委托我想办法借给你！’”

“喔。”于是我注意着那个接电话的人。他是个胖胖的中年人。当他起身接电话时，他旁边两个年轻人连忙站了起来，让他从里面的坐位挤出来。

那两个年轻人对他十分恭敬，看样子，这两个年轻人的穿着打扮都有点邪门。

张刑警说，这两个家伙就是这位“金主委”的保镖。我正在注意之际，张刑警忽然和一个熟人打个招呼，他并且为我介绍道：“这位苟金鑫先生当年也是‘金主委’，现在可是已经洗手不干了。”

那位苟先生摇摇头道：“干这一行真是罪过。”

“不过很赚钱也是事实。”他自己承认是干这一行的祖师爷。起初，他只是因为钱放在银行里利息少，觉得应该灵活运用，因此他们创造了“金主委”这个名词，最初也并未在报上登广告，而是由他们三个合伙，各提着007皮箱一个，内中装满钞票，每天在各大公司间逛着。他们寻觅的对象也还牢靠，那些公司因临时需要头寸，于是他们就变成了及时雨，他们取利并不太高，不过三分、四分而已。放的期限以五天至十天为原则，对于放款对象的信用，以及营业状况都有相当的了解，因此从无闪失。

慢慢的，很多手上有现款的人都学着他们的样子做了起来，于是报上也出现了“金主委”的广告。

苟金鑫说，演变到后来，不但是放高利贷，简直成了吸血鬼，碰上了管教你倾家荡产，乃至家破人亡。讨债不着，便唆使流氓杀人，因此治安机关决定全面取缔这些地下钱庄。

于是苟先生说出一段光怪陆离的故事。

一天的晚上，经营五金生意的朱宏羽朱老板，为了一笔款子调不过来，眼看支票就要到期了，心中可有点着慌，连忙请了几个有来往的商界人士到家中晚餐，希望这几位客户支票到期不要轧进去，以免退票。当大家正兴高彩烈之际，朱宏羽突然提出这个问题，大家都有愕然之感。

因为朱老板在商场上一向很兜得转，罩得住，怎么会周转失灵呢？

但经过朱老板一番解释之后，十个客人中八人已表示可以搁一搁，但是有一个人却因为自己须要头寸，不肯答应；另外一位则没有表示意见。

酒席散后，朱宏羽忙着送客，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在勉强的笑容中，仍然可以看出他有心事。

当他要向最后一位始终沉默不语的客人送别时，那位客人却向朱老板说：“我还要和你谈一谈。”

“王总，你是说还要喝两杯？”

“支票的问题，我可以为你解决。”

朱宏羽对他这句话自然颇出意外，连忙握住他的手说：“王总，你真够朋友！”

“我有个朋友可以帮忙。”

“他是谁？”

“那就是金大姐，三、五百万一句话。”

“金大姐？”朱老板一时想不起这个人来。

“那就是常常手提着 007 皮箱的那个金大姐呀！”

“你说那个长相和男人差不多的女人，她有这个能耐？”

“她手上现款很多，只愁放不出去，你又不是没根的人，她怎么会不放心呢？”

第二天朱宏羽只好屈尊降贵的由王总经理陪着去找那位金大姐了。

一向自视不凡的朱老板现在也只好向那位金大姐说好话了。在那位王总的引荐之下，三人在一家餐厅中见面。金大

姐一口承诺下来，而且在半个小时内一百万现款与一张两百万的即期支票交给了朱老板，月息五分。于是朱老板再三敬酒言谢。

这样使朱老板过了难关，而且觉得金大姐做事干脆利落，而且这位金大姐长于应酬，更是令人钦佩。她拍拍胸脯道：“朱老板，只要你有困难，我是义不容辞的为你解决问题。别人要向我调头寸，我可要考虑考虑，”

“噢？”

“朱老板，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我不大清楚，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我这个人讲信用的，一句话算数！我只是一时的周转不过来。过了崎岖之路，前面就是一片平坦。”

“我知道，但是朱老板你也是我的大恩人呀！”

这句话使朱宏羽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不知道她为什么有这么一说。

因此乃问道：“可是我与金大姐从未有过往来……”

“14年前，我母亲在台大医院动手术，那时家境不好，处境极困难，后来经报纸报导，承您捐了五万元，使家母获得医疗费用。报上刊出您的大名，使我永志不忘。”

“噢？”

“所以我愿借款给你。”

“非常谢谢！”

“但是我如果说要五分利息，你也许不会接受我的借贷，但这些利息我是决不会接受的。”

朱宏羽没有想到金大姐如此义气大方，乃又敬酒一杯道：“这事情，我早就忘了，其实，很多我以前帮过忙的人，一听到我头寸不灵光，都避之惟恐不及，真没有想到我无心插柳，却柳成荫了。”

金大姐笑道：“这话太严重了。”

那位王总经理笑道：“这真是好心有好报呀，我没有想到金大姐和朱老板还有这么一段渊源。”

金大姐喝了一杯酒道：“其实我并不姓金。”

这话可教朱宏羽纳罕。

金大姐又笑道：“我们在外面放利息过日子，名声不大好，惟恐影响家中的声誉，所以在外边都一律姓金了。”

“为什么不姓钱呢？”王总经理哈哈大笑起来。

“那大概是为了讨个吉利，所以，都姓了金。”

“那您原来是姓……”朱宏羽问。

“我本姓高，祖籍安徽。”

朱老板笑道：“我也是安徽人呀！”

两人攀上了同乡的关系，愈谈愈投机，遂成为商场上往来的密友。

不久之后，朱宏羽和金大姐又成为兄妹的感情。

有一天，朱老板和金大姐参加一个赌博的场合，玩的是一翻两瞪眼的小牌九。

其中一位叫曹业三的赌客，手气原来不错，后来却输得惨兮兮的，他向朱宏羽借款，朱老板拿了五万元给他，不料不到半个小时他又输得精光。

曹业三乃向他的女秘书郭小姐说：“你开支票吧！”

那位郭小姐对曹业三一向倾心，因为曹业三长得高又英俊，又会做生意，何况还是她的老板及生意上的合伙人呢？于是便拿出自己的支票簿塞在他的手中道：“你拿去开吧！”

曹业三拿了支票想向金大姐调钱。

但是金大姐却一口拒绝了，她说：“我们借钱给人家是济人之急，在赌桌上，我从来不借钱给别人，不管利息多高！”

曹业三碰了一鼻子灰，正在心中怏怏之际，旁边的一位留着短胡子的大个子却虎视眈眈地瞅着那位娇媚的郭小姐，这人是著名的胡大混。

胡大混看到曹业三遭到了困难，就在一旁道：“我们这场赌原先讲好是赌现金的，尤其是这位小姐，我们都不认识，她的支票信用如何，也无法查证。不过人都有急难之时，我倒可以想想办法。”

曹业三输得眼珠子都要爆出眼眶了，他两眼只看见胡大混面前堆得高高的花花绿绿钞票，却未发现胡大混虽然嘴巴在和他讲话，眼睛却瞟着郭小姐。

曹业三急忙道：“那么，我开一张二十万元的支票，请老兄帮个忙。”

“谁的支票？”

“郭小姐的。”

“可以考虑。”

于是曹业三面前又有了现钞。

这一翻两瞪眼的玩意，来去极快，曹业三本来已赢回了本钱，可是他却赖着不走。在赌场中有所谓“天光，人光，财光”之说。那就是说那些好赌的人不到三光不起身。

郭小姐虽然三番两次劝他该走了，可是曹业三却悄悄向郭小姐说，今天来的人都是腰缠万贯的商人，应该好好杀他一百万再走路。

“我们已赢了三十万呀！”

“再等一等，现在手气正好！”但是不久，面前的钞票又输了个精光。曹业三自然又去向胡大混调现款了。

胡大混也照调不误，一点难看的脸色也没有。那场赌结束之后，曹业三一共输了一百零五万元，开的都是三天期的支票。郭小姐急得直跳脚，她心下想：“明天怎么会拿出这么多现款呢？”

“怎么办呢？”郭小姐在归途的计程车中向曹业三说：“支票打靶，我就完了！”

“还有三天，再说吧！”曹业三垂头丧气地说。这时晨曦在树，都市中大部分的人正开始一整天的工作，而一些赌场老鼠却纷纷要往洞里钻了。

“想个办法嘛！”郭小姐急得想哭了。

“急管什么用？小郭，我们先睡一觉再说。”

郭小姐看他蛮轻松的，以为他必定胸有成竹。因为从前曾几次欠缺头寸，他都在紧急关头过了关。所以她也认为曹业三是吉人天相，到时候自有办法。

她想到这里也就定了心。

可是三天过去了，曹业三却束手无策。原来，最近市面上头寸奇紧，而这次数字又大了些，他的一个好朋友在电话中向他说：“三、五万块钱，我随时可以有，这上百万的现款实在没法凑。”

“你能不能找十个朋友，一个人凑十万块钱？”

“小曹，你以为钞票是卫生纸一样，每个人家中都有一大叠呀？现在正值春节，哪里去凑这么多现款！”

“噢。”

“小曹，人家说你是小诸葛，你一定有主意。”

“有主意，我还会问你么？”

“你不是和大混挺熟的吗？”

“认识而已，谈不上交情。”

“你知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地下钱庄老板。”

“那就行了。他既然是干这一行的，就好办了，加他利息，请他延期。要不然，明天准砸锅。大家都是在外边跑的，找个罩得住的，和他谈谈嘛！”

曹业三心想不错，支票捏在胡大混手中，只有和他磋商才有转圆的余地。

于是曹业三马上打电话给胡大混。不料胡大混却正经八百地说：“小兄弟，你别开这个玩笑，我们赌的是现款，这怎么能缓期呢？而且我帮助你，连保证支票也没有要，这还不够朋友吗？上百万的台币，可不是闹着玩的！”

“胡老大，我实在有困难，只希望你改一个日期，给我一个机会……”

胡大混却轻松地道：“小老弟，你急什么，那支票又不是你的，对不？那位郭小姐自然会替你摆平的。”

“不行呀，那些支票是向她借的呀！”

“我是认票不认人。”

“胡老大，帮帮忙嘛！”

“我事情很忙，对不起！”电话竟然挂上了。

曹业三不禁呆住了，他颓然坐在椅子中，满脑子都是胡大混那狰狞的面容。想着想着，他突然领悟到一点，那胡大混莫不是在动郭小姐的歪主意不成？

这时，郭小姐也急得晕头转向。曹业三立刻打电话给她：“你马上去看那胡大混一次。”

“为什么？”

“胡大混现在是地下钱庄业中炙手可热的人物，我们要和他攀攀交情。”

“我和他并不认识嘛！”

“可是你的支票捏在他手里呀！你不妨先和他通个电话，探探他口气如何？”

郭小姐乃鼓起了勇气和胡大混通了个电话，胡大混一听是郭小姐那娇滴滴的声音，语气马上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在电话中笑呵呵地道：“郭小姐，我请你喝咖啡好了，三点钟在玲珑大饭店地下室。”

“我一定来。”郭一梅心中很兴奋。

“但是只能你一人来，可不要带个‘拖车’啊！”

“什么叫‘拖车’啊？”

“就是不要带男朋友。”

“我知道。”

电话打过之后，郭小姐就征求曹业三的意见。

曹业三点点头道：“我想，你去一定可以解决问题。”

“可是，我怕他会……”

“可是票子打靶，我们公司就垮了。让我们能喘口气就好办了。”

“唉！”

“为了我们的公司，我们的事业，你应该牺牲一些，对不对？”

“好吧，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干。”

“你真好！”他跳起来拥抱着她。

郭小姐是个痴心的女孩，她多情地凝视着他道：“小曹，你可不能变心啊！”

“我的心和事业都交给你了，对不对？”

“我希望如此，那我的牺牲也就值得了。”

曹业三只是热情地吻着她。

郭小姐在曹业三的怂恿之下赴了胡大混的约会。

胡大混见到姿色妩媚可人的郭小姐，真是馋涎欲滴，恨不得一口将她当奶油蛋糕般地吞下去。但见两只闪烁不定的眸子只是在她身上打转。

胡大混吸了一口咖啡道：“郭小姐，什么都好玩，这支票可不是好玩的呀！”

“我知道，所以我来求你。”

胡大混皮笑肉不笑地道：“帮忙没问题，我为人一向爽快，我也有条件。”

“什么条件？”

胡大混凑近她的身边，向她悄悄地说了几句话。

郭小姐听了脸色猝变，变得像一张苍白的纸。她心想，这家伙实在太可恶，可恶得教人呕心。但是她实在不知道如何